

漢

書

張湯傳第二十九

班固

漢書五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

師古曰稱爲兒

者言其尚幼少也

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重得鼠及餘肉

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

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

師古曰具爲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

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爲長安吏周陽

侯爲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爲

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以

湯爲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

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調音徒鈞反

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

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斤上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士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爲阡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爲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爲史薦

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爲能

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兩人

交驩兄事禹

師古事之如兄

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

御人

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它人也

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

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師古曰

曰乾音干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

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爲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

文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湯使大獄欲傳古義

師古曰傳讀曰附

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

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

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

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

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

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

奏事

即遣湯摧謝

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

鄉上意所便

師古

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固爲臣議

如此

師古曰如上之意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

罪常釋

臣瓚曰謂常見原也

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

奏迺監掾史某所為

師古曰間謂非當朝奏者

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

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並同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

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

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

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

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

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祐也

其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祐也

其

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以湯雖

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更多爲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
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
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爲功多此類

繇是益尊任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

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

師古曰卬音牛向反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

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

也平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旰

師古曰旰晚也論事旰多至於日晚旰音幹

天子忘食丞相取亢位

師古曰但亢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

天下事皆決

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

於是痛繩以梟自公卿以下至于庶

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

求和親群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

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

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動

師古曰言難可屢動

高帝欲

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

之貌也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且帝往來東宮間

師古曰謂諮謀

於太后也

天下寒心數月

師古曰懼於兵難也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

言兵

師古曰說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

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

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

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

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

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爲生也

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

障閒

師古曰章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章蔽以扞寇也章音之向反

山自度辯窮

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辭窮當下吏也

日能迺遣山乘障

師古曰日乘登也

登而守之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群臣震龍言

曰震動也龍言失氣也龍言音之涉反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

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操

志行也音干到反

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

及為

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

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

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

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

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

居爲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蹤

湯陽驚曰此

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

視病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

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

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

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湯亦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

陰爲之而陽不省

師古曰省視也

謁居第不知而怨湯使人

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

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

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

俱謝

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爲此要約

至前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

湯念獨丞相以四時

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無不干其事也

丞

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

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

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

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

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

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師古曰言舊在湯上

已而失官守長史

詘體於湯

師古曰謂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

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

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

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

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

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謂儲也

及它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

師古曰益多也

是類

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

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

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使使

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

湯具自道無

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爲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以對爲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廼

爲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

三公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

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贏

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

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葬爲載以

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

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

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

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

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

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

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
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
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
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
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
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
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
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

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

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

廷尊榮天下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

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

功臣以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

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

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

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

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

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

懼不敢當請閒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

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

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

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

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

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